一一九：再親一親我

「康妮，你把錢看得太重要了吧，你以爲有錢就有一切嗎？」許久，鄭志鵬才問。

「對，有錢並不等於就有一切，有錢人也同樣有煩惱，可是，錢却可以買到許多東西。」杜康妮說。

「說實的，康妮，如果你願意，一切可以從頭來過，就是隨便找一份工作也不會餓死的。」鄭志鵬說。

「嘿，另找一份工作，你說我能幹什麼呢？」杜康妮苦笑。「我可不像你，是喝洋水回來的大學畢業生，到那裡找不到工作呀！即使你離開了殷楚宗的公司，你同樣能有好的機會。」

鄭志鵬沒出聲了。

「哎，咱們別盡說這些悶話，今天是咱們重逢後的第一次聚會，還是高高興興地多喝一杯吧！」杜康妮舉起酒杯。

鄭志鵬也把杯中啤酒喝掉。

「來，你也喝點拔蘭地。」杜康妮替他倒了半杯酒。

「不行，兩種酒混在一起會醉的！」

「怕什麼，醉就醉吧，咱們今晚就喝醉它！」杜康妮自己也再斟了半杯。……

再過半小時，杜康妮眞的有點醉意了。但是，她仍然頻頻向鄭志鵬勸酒。

「阿鵬，你能像過去那樣，再親一親我嗎？」杜康妮放下酒杯，把身體挨近鄭志鵬。

她的臉頰有點酡紅，渴望而熾熱的目光逼視着他。雖然，眼前這臉孔漫粧艷抹，嬌俏而冶艷，但是，她到底還是康妮，那上面還有點過去頑皮純眞的影子。

凝視了她片刻，鄭志鵬終於俯下頭，輕吻了她一下。

杜康妮立即很陶醉地依偎在他的懷裡，她彷彿又在追尋逝去了的溫馨與柔情。

後來，杜康妮更雙手環抱着鄭志鵬的脖子，熱烈地吻着他……

幾個月來的天天奔波，王嬌的性格，廖寓松也漸漸熟悉了，第一，她不會不匯，第二，她從來沒有失約。今天還到了，可以理解，一定有特別事故發生。

廖寓松放心不下，上樓按鈴，過了一會，却聽到門內有人嘩然而呼：「有人暈倒在門前。」

廖寓松聽了，立即想到是王嬌。

他拍門大聲道：「我是找陳老太的，請快些開門。」

門開了，屋內人已把王嬌扶起，放在椅上擦藥油。

廖寓松一邊協助急救，一邊提示快打九九九。

救傷車到場了，王嬌被抬上担架時，已醒過來了，仍然送到醫院去，送入急症室，經診治後，留在醫院觀察。

入院，辦理一切手續，廖寓松忙了一個上午，設法通知王嬌的兒子和媳婦。

下午，他又親自賫一碗粥挽到醫院去，這時是探病時間，兒與媳都在，粥送來了，由兒媳稱謝接過，轉給老年人。

王嬌稱謝了之後道：「今天爲了我不開檔了。」

「開檔也未必有生意的。醫生怎麼說？」

「老病呀，明日可出院了。」

一一九：想睇法杖

雲妮曰：「然，牧者在場，而且但有一根法杖。」

蘇絲詫曰：「法杖？牧者，你係用法杖驅魔喎？」

西洋法師曰：「當然了，本牧者之法杖，法力無邊，蘇絲，希望你不要錯失良機。」

莉莉曰：「然也，牧者肯同你驅魔，好難得喫！」

蘇絲曰：「牧者，唔該界枝法杖我睇下。」

西洋法師變色，曰：「乜話，法杖不是玩具，只在作法之時可以見光，點睇得！」

蘇絲曰：「係咁我考慮下先，如果明晚我又見鬼，一定請你同我作法。」

西洋法師與莉莉打個眼色，蘇絲看在眼中，但不出聲。

西洋法師曰：「好，等你攞下板先。」

蘇絲曰：「係咁我告辭矣，牧者，多謝你令我大開眼界，冇錯，我驚，但不致好似雲妮咁驚。」

雲妮曰：「牧者呀，我明日是否再來喫？」

西洋法師曰：「當然了，一日不可間斷，直至本牧者認爲法力夠爲止。」

蘇絲一行三人，離開邪教大本營，因爲食過迷幻藥，行在大街之上，蘇絲仍然覺得脚浮浮。

行出街，蘇絲曰：「我有些餓，一齊去食嘢。」

就在附近一間夜店，叫菜消夜。

雲妮個欵，一直如痴如醉。

蘇絲曰：「雲妮，究竟支法杖點喫！」

雲妮曰：「就係個條嘢囉！」

西洋法師曰：「咁你不信任牧者，你界期限蘇絲？」

西洋法師曰：「三日。」

蘇絲曰：「三日？乜意思？」

莉莉曰：「三日期限，即是三日後，牧者不會理你，即是不會救你。」

西洋法師曰：「你係清楚再來。」

莉莉曰：「牧者，你不界期限蘇絲？」

西洋法師曰：「三日。」

蘇絲詫曰：「法杖？喇。」

蘇絲曰：「三日？乜意思？」

莉莉曰：「三日期限，即是三日後，牧者不會理你，即是不會救你。」

西洋法師曰：「咁你不信任牧者，界期限蘇絲？」

西洋法師曰：「三日